

G. D. H. Cole
M. I. Cole
著
樊仲雲譯

漢譯世
界名著

現代歐洲政治經濟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

現今歐洲的事情，如欲加以一番敘述，實在不是易事；因為今日的世界，變化得太迅速了。著者著述一書，以及校對印刷，公之於世，至少得有相當的期間，往往當其書出版之日，就有的已非事實，或者他的預測——這是不能完全避免的——竟為事實證明其不確。所以有人以為現代「史」是不能著筆的，這應該是報章雜誌的事。但我們覺得現今的知識分子，正需要對於一般大勢的認識，所以關於目前事情的敘述，雖未免有點輕率，然為了促進國際間的理解，這是算不得什麼的。

再，以後欲加改正，事情也究竟容易一些，雖然這是我們覺得心中抱歉的。然而我們的幸運，在世界卻未必然。本書之編著，正當世界經濟會議以前數月，待會議既開，就有人以為從此為世界繁榮的新時期及經濟方面國際合作的新制度，奠定基礎。事情倘若真是這樣，那我們自然只有在最後，把本書關於經濟的部分加以改正。但是由事實之所昭示，會議的經過卻使我們不必更改

一字，我們對於世界經濟情狀之一般的結論，簡直無需加以改易。因為會議並不會促進各國的協力，反之，卻表示了這種聚會的無用。他們各以精密的準備為基礎，其出席會議，原來都有自己明白的目的。並且，會議更使經濟的困難與造成列強各國彼此的隔離的政治的敵意，都明白表示於外。經濟的國家主義，依然如昔，且較前更甚。這是由於美國最近的事實：羅斯福總統 (President Roosevelt) 因其他各國拒絕國際通貨膨脹政策的合作，遂以國內市場為對象，求產業的復興。且由歐洲最近的事實，要想以國際常識的精神來打開這個難局，現在是更沒有希望了。

而由世界經濟會議，更表現無論在經濟及政治方面，支配政治家的感情者，依然為恐懼之念，而非希望之心。如仍為金本位的國家，則恐懼通貨膨脹；如力求預算平衡的國家，則雖對最有益的生產事項，亦恐懼支出之增大；又如在保護貿易主義並經濟的國家主義者，則恐懼外國的輸入；他如雇主恐生活費用的增高；主張限制計劃者恐生產之過剩——凡此恐懼之心，都成為歷次會議演辭的慣用語。因此所謂會議，簡直毫無成就，政治家者只得迴歸己國，以謀解決，然而有許多事仍要他們會合討論以為防止。

只有一個國家——美國，曾爲解決恐慌採取實際的計劃。但關於美國的事情，除偶然必須鉞及外，實不在本書範圍之內。現在已可明白者，羅斯福總統統制資本主義的實驗，不管其成功或失敗，似爲單獨的嘗試，並無歐洲的助力。金本位的各國，雖然早準備着乘其成功——倘若他能成功的話——因以爲利，卻對之加以阻害。英國處歐洲與美國之間，以坐觀成敗，在一面表示其提高世界物價的願望，而在他一面，則主張『國民經濟』的政策，把一切足以造成良好結果的行動，都推之他人。當本書執筆時，因了美國的事情，在物價，甚至失業問題上，都已有一些真實的改進。但此現象，因爲是以預測美國的行事爲根據，而不是將美國通貨膨脹政策擱過一旁，其經濟情形的真實變化究屬如何爲論點，所以是不十分可恃。不過無論如何，由美國的情形是已有這種希望了。羅斯福總統現正竭力以求增加工資，似已知道若工資不有相當的增加，則單是信用的擴張，必將因投機而造成新的恐慌。

真的，若把歐洲單獨來看，那末自本書執筆時起，歐洲情形是更爲危急了。因爲正當本書執筆中間，德國有國社黨的政變，使歐洲又感到戰爭的危險，雖非甚爲急迫，卻頗緊張，加以裁軍會議的

失敗，於是形勢更爲顯然。而當我們寫這序文的時候，幾經修改的四國公約（Four-Power Pact）——以前是叫作羅馬公約（Pact of Rome）——正在多次磋商之後，簽字成立。該約原由墨索利尼（Signor Mussolini）發起，然而現在，卻大加改正了。因爲該約的用意，已非修改和約的工具，至少在目前，是成爲法意的協調了。由這新約，於是戰爭危機，乃以稍減，但這是因爲德國國社黨的態度有所變更，並不是法意關係趨於和緩之故。還有，最近蘇聯與其鄰國間的不侵犯條約（Pacts of Non-Aggression）也使東歐方面戰爭的危機，大爲緩和。但是國社黨的謀奪奧大利，仍進行不息，而波蘭與小協約的恐懼，亦不以四國公約的訂立而消失，因爲公約規定，若以彼此協商的手段，且不背國聯盟約的條款，和約是可以修改的。

國社主義，否認一切文明行動與政府的標準，繼續在德國施其暴行，殺害共產黨人，社會主義者及猶太人，甚至天主教徒，磨刀霍霍，表示其不惜一戰的情形。國社主義，像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所成就一樣，也許真可爲解決歐洲事情的一種力量罷。但德國與意大利畢竟不同，意大利的不滿是過度的帝國主義的野心，德國所受的是戰敗的恥辱，他們那種要求復興的滿腔熱望，不是容易能

夠滿足的。況國社主義已把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完全擊毀，且給與歐洲的整個社會主義以一大打擊，現今的新德國，究竟醞釀着何種革命並求報復的勢力，誰能說得定呢？

在本書出版以前，也許還有許多事要發生。國社黨的革命，羅斯福的統制資本主義，這些事情也許要展開新的階段。陶爾斐斯博士 (Dr. Dollfuss) 也許能在奧大利仍保其政權——誰能說得定呢？日本也許其欲逐逐的，又希望一塊中國或俄國的土地，而俄國偉大的實驗，在這困難的情勢中將怎樣進行，我們也可看到更爲清楚了。這些事情，因本書篇幅關係，且攔過一旁；我們的唯一希望，只求讀者對於新發生的事情，能有明白其意義的相當認識。因此之故，在本書中，我們不參加自己的意見，也不使事實有何等的曲解，竭力以求客觀的敘述。

本書所用的地圖，有的爲求適用，經過改正，但大多數得謝謝霍來屏君 (J. F. Horrabin) 因爲有了他的地圖，誰還願意用他人的呢？霍君的有些地圖，曾附插在韋爾斯 (H. G. Wells) 的歷史大綱 (Outline of History) 中，使我們得移用於此，應該對卡色爾公司 (Messrs. Cassell) 諸君致謝。此外，有的自霍君優美的平民綱要 (Plebs Outlines) 及平民地圖 (Plebs Atlas) 中

轉用得來，我們應該謝謝兩書的出版家。最後像這類的書籍，自知錯誤在所不免。我們希望不致很多，倘其有之，那是我們所覺得很抱歉的，希望能夠加以指示。

G. D. H. Cole

Margaret Cole

於 Hampstead

一九三三年七月

目次

導言

第一部 歐洲簡史

- 一 何謂歐洲……………五
- 二 查理曼時代的歐洲……………一七
- 三 中古的歐洲……………二九
- 四 自十五年世紀至十八世紀……………五五
- 五 法國革命與其後……………八五

六 帝國主義時代	一二七
七 歐洲大戰	一四三
八 戰後的歐洲地圖	一四七

第二部 歐洲列國志 一六二

一 人口與職業	一六三
二 東歐	一七五
三 芬蘭·愛沙尼亞·拉脫維亞·立陶宛	一八七
四 波蘭	二〇五
五 羅馬尼亞	二二五
六 巴爾幹半島諸國	二三五
七 匈牙利·奧大利·瑞士	二六五

八	捷克斯洛伐克	二八七
九	德國	二九九
十	斯坎的納維亞諸國	三五九
十一	比利時與荷蘭	三七七
十二	法國	三九一
十三	西班牙與葡萄牙	四一三
十二	意大利	四四三
十五	英國	四五五
十六	蘇聯	四九一

第三部 歐洲的經濟情況……………五三二

一 戰後的經濟情勢……………五三三

二 世界恐慌·····	五六三
三 歐洲的農業情況·····	五八五
四 歐洲的債務國家·····	六〇九
五 歐洲的貨幣問題·····	六二一
六 提高物價的建議·····	六三三
七 恢復金本位的建議·····	六四五
八 歐洲的工業恐慌·····	六五七
九 大工業國家·····	六八一
十 歐洲貿易的停滯·····	六九九
十一 歐洲的工資·····	七一九
第四部 歐洲的政治制度·····	七三七

一	歐洲戰後的新憲法	七三七
二	英國的政治	七六七
三	法國的政治	七八九
四	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	七九九
五	德國的法西斯主義	八三九
六	俄國的共產主義	八六一
七	歐洲的社會主義	八九三

第五部 歐洲的國際關係

九二五

一	裁減軍備與安全保障	九二五
二	國際聯盟	九八九
三	國際勞工局	一〇四一

第六部 歐洲政治經濟展望……………一〇六三

附錄……………一一〇三

研究書目……………一一〇三

現代歐洲政治經濟

導言

本書之作，正當世界各國的經濟生活，以商業貿易的極度衰落而陷於混亂的時候，各地的人們都在深刻的恐慌中，對其所託命的經濟政治制度的基礎，發生疑慮。固然，世界恐慌的打擊，其他世界也同樣受到，但大家都承認，歐洲實是最為深刻，而其日常生活所感的不安亦最甚。歐洲向是世界大戰的中心，曾為二十世紀最激動人心的革命的舞台，現在仍是戰爭的恐慌所集中之大陸，是政治與工業實施其新試驗的地方。並且，國家主義的思想雖有復興而繼續稱雄之勢，歐洲到底也是和平與建設的國際主義的新思想，漸次生長起來的地方。

但由國際聯盟過去可悲的歷史，我們知道國際主義除了在已有國際知識與國際諒解的地

域，就難以生長。過去數年已充分證明在恐慌的面前，單是理想的國際主義是毫無所用。自世界恐慌以來，各國都欲以純是一國的方法求保其己國的安全，殊不知這樣的結果，不過使世界全體每況愈下，對於實行此種政策的國家，造成不堪設想的反動。如高率的關稅，對於外國貿易的嚴厲制限及國境以外的支付等，至多只能以犧牲他人來達到己國一部分或相當的利益，而對於世界全體，必將使之窮困更甚。並且其在政治上的反響也必很不利，因為國與國間，長處在經濟的恐懼猜疑之中，必不能有政治的協力，使彼此懷信任之心。於是結果，隨着關稅的提高，有軍備的擴張並壓迫的獨裁政治，除了國聯許多無意義的行動外，並有最無意義的裁軍會議。

這其間，失業遍世界，無法阻止。農民以不能出售其生產物，無力購買工業品，於是回復到原始的狀態。工業國家因不能出售其製品，從經濟的危機進於金融的恐慌，而為求預算的平衡，遂不惜用狂妄的「經濟」手段。物價低落了，國際與國內的債務，不論公共的或私人的，因貨幣價值的變動，都成爲不堪忍受的負擔。於是關於債務問題，如賠款戰債，以及尋常商業義務，農業抵押，都成了永久紛爭之源。由這種紛爭，使國際關係更以惡化。而在這市場之爭奪中，生活標準日以低落。這個

世界比之以前，原來是生活手段最稱完備的，然而現今，卻陷於異常的貧窮與不必要的災害中。

在這種經濟的緊張情勢中，政府的制度遂失其效力，舊有的議會政治，一天天的失人信仰，爲人所蔑視。人們於是從舊的政黨——從正統的社會主義，從自由主義，從傳統的保守主義，而飛躍到這極端或那極端。這一邊是在廣大的俄國從事實驗的共產主義，正伸其兩手以至亞洲與西歐。那一邊是法西斯主義，在各國表現爲獨特的形式，想重振民族主義的感情，實現其所計劃，而以真正的國際主義爲無用。

這便是本書執筆時的歐洲情形。目的所在，無非希望以對於現今事勢的理解，使人心目中有一種國際的認識，知道何者爲惡，何者爲將來希望之所在。蓋不如此，要想走出現今的困難，必不可能。因此，我們可以確說現世界所受的困難，決不屬於某一國家，而是整個世界的毛病，欲求醫治，只有出以世界規模的勇敢的行動。本書對於事實，未免所述太多，這是著者應當告罪的。但對於事實與時勢的敘述，力求客觀，不涉偏見，意在使贊否兩方都各有認識。當然，這是不能使每個人都喜歡的，惟其用意與敘述態度的忠誠，或者不致被斥責罷。

